



□ 12
3073
4



12
3073
4

12
11

春秋列傳卷四



錫山錢 普以德校閱

閔中劉士忠純鄉同校

晉

程 晉人與公孫杵臼皆趙朔客也晉趙穿弑靈公趙盾時為上卿以諫忤靈公出奔及聞難而返亦不討賊穿蓋盾之族子故庇之也景公立屠岸賈為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

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之稱疾不出賈不請而自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

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椽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

春秋列傳卷四
殺杵曰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
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
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
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
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
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
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
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韓
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

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
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
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群臣固
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
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
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
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旣立
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
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

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為祭邑春秋祠之終趙氏之世不絕君子曰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非程嬰公孫杵臼則趙孤不全其忠義皆偉然矣然嬰之下報亦或過云

荀桓子 字伯文公時為戎御文公五年作三行以禦狄桓子將中行故別稱中行氏襄公之卒也太子幼趙孟欲立公子雍使先蔑如秦桓子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

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桓子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靈公十年宋人弒昭公明年桓子會諸侯之大夫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十三年桓子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亳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成公四年赤狄伐我圍懷及邢丘公欲伐之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實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景公二年代卻

春秋列傳卷四
缺爲政楚子入鄭鄭伯請降楚子許之六月晉師救鄭
桓子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
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趙穿爲
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
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
歸而動不後士會欒書皆然之惟先穀不可曰晉所以
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
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敵疆而退非夫也
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

濟韓厥謂桓子曰虱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
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帥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
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
濟及戰晉師敗于邲桓子歸而請死公欲許之士貞子
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
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
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
今天或者大壑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

不競乎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
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
使復其位五年晉爲邲故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
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大懼潞子嬰兒
之夫人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六年公使桓子伐之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
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公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
瓜衍之田曰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是歲
林父卒子荀庚

食知邑故別稱知氏景公二年楚人入鄭既成而去之
桓子帥師救鄭欲還彘子不可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
有之在師之臨曰帥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
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
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
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既濟而戰遂敗績楚熊負羈囚武
子以歸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

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
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莊子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
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
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景公十一年莊子佐中軍
欲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武子所善鄭皇成
言之于楚王王許之明年歸武子於晉王送之曰子其
怨我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
不以釁鼓使歸就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
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

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繫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
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
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
對曰以君之靈壘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
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
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
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
力致死無有二心以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爭重
爲之禮而歸之武子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

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武子善視之
如實出已者賈人曰吾無其功敢居其實吾小人也
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厲公六年武子佐下軍以諸侯
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鄭人猶未服也武子如魯
乞師以伐鄭八年春欒書荀偃使人弑公使武子與士
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之二年會諸
侯于戚魯孟孫蔑請城虎牢以徧鄭武子曰善鄭之會
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
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

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
福也豈惟寡君賴之明年悼公盟諸侯于雞澤許靈公
不至武子遂帥師伐許八年楚子囊伐鄭鄭及楚平九
年武子代韓厥爲政遂會諸侯以伐鄭其令於諸侯曰
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背圍鄭鄭人恐
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
無成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
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
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

制也乃許鄭成盟于戲將盟鄭士莊子為載書鄭子駢
易其辭語具子駢傳荀偃請改載書武子曰我實不德
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
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
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十年夏
四月悼公會諸侯于桓荀偃士匄欲伐偃陽而封宋向
戌武子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弗
克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投之
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

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
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
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是會也宋公享公於楚
丘請以桑林武子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乎觀
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
題以旌夏公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武子不可曰我辭禮
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已而公病有間冬諸

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武子欲退曰
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
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與楚夾潁而軍鄭
子矯潛涉潁以從楚師盟欒黶欲伐鄭師武子曰我實
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
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
也遂還師侵鄭北鄙而歸其後鄭人懼又以晉之不疾
我也故服於晉

荀偃字伯游是爲中行獻子荀庚子也厲公六年爲上
軍佐從欒書敗楚於鄢陵八年與欒書謀弑君而立悼
公悼公十年與士匄攻偃陽滅之十三年代荀瑩將中
軍十四年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師濟涇而次秦人毒涇
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矯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于棫林不獲成焉獻子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
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
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
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

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衛
獻公奔于齊悼公問衛故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
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
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
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公從之平公元年公與諸
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獻子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
歸三年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弟勝公以戈擊之首
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元梗陽之巫舉他日見諸

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
逞於是獻子伐齊以朱絲繫王二轂而禱遂流之以濟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
死齊侯登巫山以望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旆而䟽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
而從之齊侯畏其衆乃夜遁諸侯之師遂入平陰克京
滋及邾遂焚雍門及西郭南郭既又焚東郭北郭齊侯
駕將走邾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晉師東侵及濰南及
沂明年春諸侯還自沂上遂次于泗上疆魯田取邾田

自鄆水歸于魯魯侯享晉六卿賄獻子束錦加璧乘馬
先吳壽夢之鼎焉於是獻子瘳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
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
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
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
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
含

荀偃之子也是爲中行穆子平公十一年公使聘魯
召襄公十七年帥師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用魏舒之

謀敗之事具魏獻子傳昭公五年帥師伐鮮虞圍鼓鼓
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
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
適則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
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
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
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或
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邑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
不取動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

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
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君君率義不爽好
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
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
鼓子爲鞮歸旣獻而反之頃公立以陸渾氏睦於楚欲
伐之范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援之陸渾故使穆子帥
師因先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公從之萇弘
謂劄子曰容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
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穆子帥師涉自棘津使

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數之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師歸獻俘于文宮初穆
子之取鼓也旣獻而反鼓子六年又叛而屬諸鮮虞穆
子畧東陽使師偽糶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
鼓滅之以鼓子爲鞮歸使涉佗守之令鼓人各復其所
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
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
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
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

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
質敢質私刑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
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公與鼓
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吳卒子荀寅嗣趙鞅之奔
晉陽荀寅與范吉射伐之也既而韓簡子與魏襄子言
於公請皆逐之寅與吉射遂伐公徒弗勝奔朝歌二十
年趙鞅圍朝歌寅奔邯鄲明年趙鞅圍邯鄲遂奔栢人
又明年晉圍栢人寅遂與吉射奔齊

伯宗 晉大夫孫伯糾之子也景公六年楚伐宋宋人使

樂嬰齊來告急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遠
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
君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景公之姊潞子嬰兒之
夫人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公將伐之諸
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僇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
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
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伐伯姬四也傷其君目
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

敬奉德義以事人神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公從之故滅潞卒殺酆舒十四年梁山崩公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避之曰避傳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避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

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十五年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錐之戎陸渾蠻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也厲公五年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子曰郤氏其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

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戴其上又矣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疵州犁焉得畢陽及伯宗將遇室畢陽實送州犁于荆

羊舌肸字叔向晉武公子伯僑之後也伯僑之孫突爲羊舌大夫因以爲氏突生職事悼公佐中軍尉貍職之子也博識多文辭悼公十四年從荀偃伐秦平公立使

叔向爲傅三年從公伐齊齊師夜遁十四年從士匄會諸侯于柯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乃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纒盈嬖之六年士匄逐纒盈殺叔虎因叔向焉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之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

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言於宣子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是歲士句錮欒氏會諸侯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十一年晉以孫林父之愬執衛殤公齊侯鄭伯為衛故如晉晉兼享之公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

鄭伯賦緇衣叔向命公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二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君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公公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公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乎子展儉而一明年宋向戌請弭兵晉楚會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將盟楚人衷甲趙孟患之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為不信單斃而死若合

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及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主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已而宋公無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子木歸以語王曰耳

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未可與爭也十七年從趙武會楚公子圍于號公子圍設服離衛趙武問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如何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雖然必不終也趙孟曰何故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十八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平公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

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向言於公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至且少姜有辭遂歸無字二十一年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

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欲辱韓起遠啓疆諫之乃厚為宣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而歸之二十二年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以責之是歲楚公子棄疾來聘報韓子也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疾及境公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音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倣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公說乃逆之昭公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

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壹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二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公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威武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

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命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

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翹魯于晉公使叔向辭之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葉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

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魯君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已而將歸之惠伯請從諸侯之會宣子患之乃謀於叔向因使叔魚說之已而平子懼遂先歸使惠伯待禮明年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

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
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
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
之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叔向卒其子揚食
我有黨於祁盈祁盈之亂食我助之晉人殺祁盈并殺
食我遂滅羊舌氏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妻夏姬其母
止之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彊使娶之生伯石始生子容
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
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

弗視

司馬文齋字叔侯晉大夫平公十一年趙武會諸侯之
大夫以討衛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十四年齊
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智伯叔侯相禮賓出叔侯曰二子
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
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晉平公毋杞出也魯嘗侵杞平公使司馬侯如魯治杞
田弗盡歸也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知也不尚
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

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
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
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
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
矣何必瘡畧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無寧夫而焉用
老臣十七年秦后子鍼奔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
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叔侯
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
以得見叔侯以告公且曰秦后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

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二十年楚靈王使椒舉
來聘求諸侯公欲勿許叔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
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霍
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
險與馬而虞隣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
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
王務脩德音以享人神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
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
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
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
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德政
則救亡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霍文王惠和
商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公乃許之二十一年
魯昭來朝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公謂叔侯曰魯侯

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
於贈賄禮無違者何為不知禮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
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今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今在家
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太國之盟陵虐小國
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
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
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
叔侯於是乎知禮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也叔侯見曰
吾聞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且子為正卿諸侯皆有

二心是之不憂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宣子從之叔
侯卒叔向見其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無
與比而事君者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
終之無不可者今夫子往矣我無所比焉爾

祁奚獻侯之後也其先食邑於祁故以為氏悼公即位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及辭公問可代彌鮮狐其
讎也將立而卒又問焉對曰臣之子午也可午少之也
婉以從令好學而不戲其長也疆志而用命守業而不
淫其冠也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於是使祁午為中軍

尉羊舌赤佐之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
內舉不隱子悼公以祁奚為公族大夫

解揚字子虎晉大夫也景公六年楚圍宋宋人使樂嬰
齊來告急公欲救之伯宗不可告且待之乃使解揚如
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
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
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
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葉之速即爾刑對
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

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
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
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
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晉爵之為上卿

公族也靖侯孫欒宿食邑於欒故以為氏世
為卿景公三年楚莊王圍鄭武子佐下軍從荀林父救
鄭鄭已服楚桓子欲還先穀不可武子曰楚自克庸已
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

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
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
萑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
而徼怨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
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備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
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
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

括趙同曰師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
彘子及戰晉師遂大敗十一年武子為下軍將從卻克
伐齊大敗齊師而還十三年伐卻獻子為政鄭公孫中
帥師疆許田武子救許伐鄭取汜祭十五年楚公子嬰
齊伐鄭武子救鄭與楚師遇於統角楚師還晉師遂侵
蔡楚師救之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
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
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必不克雖克
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

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
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
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
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衆故也
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
從之不亦可乎十七年武子侵蔡遂侵楚獲申驪侵沈
獲沈子揖厲公三年秦桓公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晉
於是以諸侯之師伐秦使呂相絕之是役也武子將中
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

佐之郤穀御戎欒鍼為右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述公如
新楚六年鄭復貳於楚范文子不欲伐鄭武子曰不可
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武子將中軍士燮
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
荀瑩居守晉師既起鄭人聞之使告于楚楚子救鄭五
月晉師濟河聞楚師至范文子欲反武子不可六月晉
楚遇於鄢陵甲午晦楚晨厭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武子
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

焉及戰師大敗其王夜遁子反死之晉入楚軍三日穀
厲公侈多內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
胥童長魚矯皆嬖於公而怨郤氏告公曰必去諸大夫
盍先三郤武子素惡郤氏亦以為言於是長魚矯殺郤
犇郤錡郤至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武子及中行偃於
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
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
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
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

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武子中行偃遂執公召士匄韓厥皆辭之七年武子中行偃使程滑弒公以車一乘葬公于翼東門之外遂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武子之子鍼鄆陵之役步毅御厲公欒鍼為右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

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二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見子重之旌請於公曰楚人謂失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鍼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魏子 武子擊之子武子之父曰畢萬畢公高之後

萬事獻公為大夫獻公賜之魏故以魏為氏晉文公為公子出亡武子嘗從之及文公誅不禮於曹且令無人僖負羈之宮危其族以報盤殮之惠武子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執僖負羈武子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武子束冑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踞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武子卒絳嗣為大夫悼公元年為司馬三年公會諸侯盟于雞澤公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莊子戮其僕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

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公於是以絳

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四年無終，子使其臣孟樂來絳，因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葉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身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能髡，危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

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辛甲氏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悼公好田故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懷威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九年冬公會諸侯之師伐鄭未能定鄭而

歸公謀所以息民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絳之力也十年城梧及制絳與士魴戍鄭取成而還十一年鄭人賂公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公以樂之半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十三年卒

魏絳

魏絳字子子也平公十七年從荀息伐無終及羣

狄于太原斬戰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穆子之嬖人不肯即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簿之大敗之頃公十二年祁盈作亂楊食我助之公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於是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

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
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
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
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獻子以賢舉也獻
子謂成鱣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戊之為
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
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

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
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
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勅施無
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
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
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賈辛將適其縣見獻子獻子曰辛來女有力於王室吾
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冬梗陽人有獄魏戊

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獻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定公二年獻子合諸侯之大夫尋盟于狄泉且令城成周獻子南面衛虓復曰

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明年諸侯之大夫城成周獻子蒞政虓復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

上景伯彌牟

文伯之子也世為大夫周景王崩王子朝

爭立敬王居于狄泉頃公使景伯蒞周問故景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衆不直子朝景伯辭子朝焉頃公九

年會諸侯于黃池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且戍人
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
之何使客景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何盟之
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
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景伯告簡
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命以使之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
祥大焉定公二年諸侯之大夫城成周景伯計丈數揣
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
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

諸劉子明年將板築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宋仲幾不
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
周以我適楚故我嘗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
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
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
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
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
其職也景伯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
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景伯怒謂韓

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鬼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

韓獻子

其魯祖萬曲沃莊伯之弟也萬得封於韓原

曰武子因以韓為氏武子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子景公三年獻子為司馬晉楚戰于邲實在行馬十一年從卻克伐齊戰于鞍齊師敗績晉人逐之三周華不注獻子夢其父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齊邠夏御頃公逢丑父為右邠夏謂公曰射其御者君

子也頃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五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獻子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獻子俛定其右故逢丑父得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維於木而止獻子執轡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迫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于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頃公以免獻子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既而免之語具丑父傳明年嘗作六軍以獻子為卿

賞鞍之功也十五年晉人謀去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監國利君樂不可失也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從之晉遂遷于新田是歲獻子從欒武子救鄭將與楚戰獻子與知莊子范文子俱諫

以爲不可武子從之而還語具欒書傳十七年公以孟姬故討趙同趙括裂其田獻子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不可以無後於是公復立趙武而反其田焉厲公三年獻子將下軍從欒書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六年楚共王侵鄭欒書欲報楚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七年從欒書與楚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八年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獻子獻子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厲公

竟遇弒晉人立悼公欒書卒獻子為政楚人伐宋宋華元來告急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也悼公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明年獻子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公及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晉於是乎復霸七年而獻子請老

韓宣子起獻子子也獻子之長子曰無忌為公族大夫有廢疾獻子之告老也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

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然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獻子從之使宣子朝遂老悼公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九年宣子為卿佐上軍平公十二年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先以告趙

孟趙孟謀於諸大夫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必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文子從之於是晉楚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十八年宣子代趙文子為政公使聘于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魯昭公享之季武子賦繇之卒章宣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

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疆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答之十九年鄭簡公朝晉子豐之子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平公嘉焉賜伯石州田州田欒氏邑也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

春秋列傳卷四
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
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
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
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
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田
也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故是歲宣子如齊逆女
公孫蠆以其女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
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鄭罕
虎來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

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
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
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
知免於彘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積
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
晉也二十一年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楚靈王將以
宣子為闕而使叔向為司宮用蘧啓疆之諫厚為二子
之禮而歸之昭公六年宣子聘于鄭初宣子有環其一
在鄭商至是謁諸鄭伯子產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

弗知宣子買諸賈人既成矣商人曰必告諸執政宣子請於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疆賈爾有寶賄我勿與知今吾子以好來辱而使敝邑與商人食言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宣子辭王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罪焉語具子產傳宣子歸六卿餞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儀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

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揮弓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子也二三君子教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王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頃公十二年宣子卒

屈巫

一名巫臣字子靈楚公族也為申公故曰申公楚

莊王十七年伐蕭師人多寒巫臣曰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滅之莊王之討陳夏氏也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謂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

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丞焉巫臣使道之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屈巫對曰其信知瑩之父成公之嬖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後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

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
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
之國遂奔晉因郤至以見景公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
重幣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
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
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初
楚莊王圍宋而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
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
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子反殺

巫臣之族子闞子蕩及清尹弗忌與襄老之子黑要而
分其室子重取子闞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
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
讒慝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疲於奔命以死巫臣
請使於吳景公許之吳王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
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
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
巢伐徐遂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
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十七年公使屈巫如吳假道于莒

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
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
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
不聽明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入渠
丘遂圍莒莒城亦潰子狐庸留於吳吳王壽夢卒使為
相陽畢晉大夫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
死公遂逐群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
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

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
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
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
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
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
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玄留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
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
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
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

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群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群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

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君三年欒盈晝入為賊于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官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欒盈

晉大夫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

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復增之簡子如晉陽見之怒將殺鐸無正進曰昔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

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河鑿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乃復賞鐸 ○**師曠**字子野晉樂師時稱多聞凡國之疑議必諮稟之悼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搆亂

獻公出奔齊悼公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

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壬壘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平公立問人君之道師曠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他日公問於

師曠曰舅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舅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不知其賢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三年楚公子午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既而楚師多凍役徒幾盡二十四年春有石言於魏榆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初衛靈公將如晉次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
滔以琴寫之謂之新聲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
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
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上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其
後平公竟說之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
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
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
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今君說新
聲欲毋衰得乎自是晉政在大夫而公室遂衰焉

附

史蘇者晉之下史也晉獻公五年卜伐驪戎史蘇占之
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衞骨齒牙為
得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
私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
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
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
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
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

申

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
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罪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
不唯無有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
害若其有凶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
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
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
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
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
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

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
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郢人召西戎
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倂女又增其寵雖
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
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
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
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謹云不從諸
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既而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太子申生主曲沃

公子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
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
矣曰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
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
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
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
疆其毒民疾其能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
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
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

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而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
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
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
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逐二公子君子曰知
難本矣獻公之筮嫁伯姬於秦也史蘇占之曰不吉其
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
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
火爲嬴敗姬重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

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六年與秦穆公戰于韓原晉師敗績秦獲惠公以歸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初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父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曰妾及秦人歸惠公惠公以子圉質秦妾為秦宦女焉圉至秦穆公亦以女妻之六年圉逃歸于晉惠公薨圉立是為懷公明年文公入使人殺懷公于高梁如其繇云

董者晉大夫也周太宰辛有之後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焉晉惠十四年薨秦伯納文公董因迎文公于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

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參入皆
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東成必霸諸侯已而果然

士文伯者晉大夫伯瑕也晉平公二十二年三月鄭人
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五月而火昏見士文伯曰
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
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果災明年夏四月甲辰
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
衛惡之衛大魯小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

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
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
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歲冬十月辛
酉衛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魯季武子卒
平公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曰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
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畏終也如是
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

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焉

史趙者晉太史也晉平公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輿人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辰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

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二十四年十一月楚滅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帝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澤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五年楚平王復封陳傳三君五十二年而後亡陳亡而子孫興於齊其後

遂代有齊國晉昭公元年魯昭公之母齊歸薨公不感
晉之送葬於魯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
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後十五年昭公果
孫于齊晉定公二十六年宋人伐鄭趙鞅卜救鄭遇水
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
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
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
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
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

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
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
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明年齊人弒悼公趙鞅帥師伐
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
襲吉行也於是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卷四

者名黯晉太史又爲趙簡子史故曰史墨晉頃公

十三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史墨曰吾聞之蟲
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
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

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
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
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
曰豢龍封諸豢川豢夷氏其後也故帝舜世有畜龍及
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皆有雄雌
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
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
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
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

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
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
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
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
奉水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
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
易有之在乾之始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
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
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

曰社稷有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獻子曰善晉定公元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至期果然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魯昭公薨于乾侯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有貳故天有二辰地有五行禮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父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

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
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
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
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既而有大功於
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
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故在
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
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簡子嘗田于螻史墨聞之以

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
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
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遂還他日簡子歎曰吾願得
范中行之良臣史墨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
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
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
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
死勤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
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

則主焉得之矣夫二三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晉之宰夫

一作

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

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蕢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

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執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